

# 嗜书如命

□ 马鸿宾

读书向来是为历代人所仰慕的事情。

读书是人生命的灵魂,是生命的重要组成,书永远在充实人的生命,使生命更绚丽。然而,这个切身体悟几乎用了我几十年的时间。

嗜书如命,一般容易理解为把读书看作和自己生命一样重要。对此,我是距之千里的。而这里我要给它注入一层新的含义,就是读书就是“读命”,读书本身就是人生命的重要组成。王小波说过,“一个人拥有此生此世是不够的,他还应该拥有诗意的世界。”因为,人生命的一半是物质,一半是精神。读书是对精神生命的能量补充。换而言之,读书是生命维度的拓展,也是生命的延长,读书可以通晓过去,现在和未来。

在读书上,我经历了从海读、选读到精读的历程,由“有字经典”读到河图洛书以至阅览社会“无字天书”,跨越万水千山,奔向星辰大海,把意念酣畅淋漓地放逐于苍天与大地,实现生命的升级与跃迁。

青少年时,我读书由浅尝辄止到知味乃笃好,主要是为“兴趣”而读。

那时,读还谈不上而是听。记得村街旁的水泥电杆上拴着一个小木匣子,里面装有一个小喇叭,每天按时广播刘兰芳、单田芳等书场节目,一时间,就像后来的卡拉ok一样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书听盛况。盛夏,旁边农家小院碎瓦斑驳、红砖层叠,院门口郁郁葱葱的大槐树,为村人带来一份独有的恬静。

恰忆当年,除了感慨,还有丝丝的暖意。

继而广播书场引发了我看书的兴趣。晨曦之际,家人熟睡,书兴令我早醒,从土炕上爬起,披上衣服,小心翼翼地划着火柴点燃锡制灯树上的一盏油灯,坐在灯前读着杜鹏程《保卫延安》。时而倚着窗户灯眺望远处的夜空,让我有一种前所未有的归放自然的冷静与轻松,令已焚去心中的杂草,冲破一切困难的羁绊。

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忧乐每相亲。升入高中,熄灯铃响后全校统一关灯入睡,我总是要借着学生宿舍的炉火看一会儿书。炉火在那黑暗里熊熊烧起,任那火光把书映红,我则享受着暖烘烘的热度,捧着《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借着那光亮慢悠悠地看几段,津津有味。书中的一句话,让我印象十分深刻:“人,最宝贵的东西是生命……临终之际,他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解放全人类而斗争。’”

工作之后就不光是兴趣使然了,主要是主攻经典,更多的是有选择地为需要而读。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有幸在地委党校有学历的脱产学习两年,是读书最多的一个时段,成为党校图书室的常客。尤其是作文讲师导读刘勰的《文心雕龙》之后,我曾一个多月追踪在图书室阅读。此书鸿篇巨制,我重点选读了《通变》等篇章。书作者洞晓情变,曲昭文体,然后

能孚甲新意,雕画奇辞,带我在文学上骋无穷之路,饮不竭之源。

加之,教室隔壁我身后的刘栓成同学当时已是小有名气的小说作家,课余之时他和我经常谈一些文学创作的话题,成为我日后从事长篇小说创作的启蒙。由此,我的阅读范围被锁定在文学图书的书架上,四大名著都读了。记得读《红楼梦》时,使我沉溺其中,在那些宝二爷和姐妹们的故事里面沉浸着,一整天都精神饱满。

之后,又读《聊斋志异》,到了第二年的冬季,体味蒲松龄独是子夜荧光,灯昏欲蕊,萧斋瑟瑟,案冷凝冰,集腋为裘,妄续幽冥之录,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创作的艰辛。

我的长篇小说处女作《风生水起》书稿草成后,我到北京送著作家柯文辉先生审阅,他通读书稿后与我彻夜长谈,指点迷津。走的时候,他赠我一部他创作、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不久的长篇小说《司马迁》,此书读来似唱、如叹,无论是人物的内心独白,还是对人物及至场景的描述都给人耳目一新。

参加鲁迅文学院中青年作家高级研修班学习期间,我听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文学研究会会长刘文飞俄罗斯文学讲座,喷涌而出的俄罗斯作家的作品给我带来了强烈冲击与心灵震撼。一段时间我品读了托尔斯泰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同时,还阅读了巴尔扎克《人间喜剧》、福楼拜《包法利夫人》、福莱特《巨人的陨落》、海明威《老人与海》、路遥《平凡的世界》、陈忠实《白鹿原》、霍达《穆斯林的葬礼》以及莫言、贾平凹、苏童、格非、阿来、严歌苓、毕飞宇、阎连科等作家的作品。

“生命,那是自然会给人类去雕琢的宝石。”——诺贝尔。

学问是生命之问,读书就是为了生命的完整。因为,物质与能量是生命前进的两个轮子,生命的真正内核是精神,精神的能量很大程度要靠读书来注入。

近年来,社会上掀起了“传统文化热”,一本被誉为“中华文化之源”、“万经之王”的《道德经》进入我的视野。老子五千言,一字一重天。

好书不厌百回读,熟读精思子自知。如果说之前的读书是海读、选读的话,《道德经》的阅读就成为精读,一通百通。原来,仓颉造字就是按照天道造的,生命来源于天道,与文字同源。文字的字,上面一点表示道,宝盖表示用理论方式传授给下面的子孙;学习二字,繁体“学”字的甲骨文很明显是两只手在演示“爻变”,表示孩子用两只手接道,也就是《易经》中卦爻的演变,这仍然属于天道规律的范畴;而“习”字,在甲骨文同样是两只手,可以发现“学”的两只手是向上求索的,而“习”两只手却是向下操作的,寓意“学”的是天道理论,“习”的是人文技术,也就是“形而上谓之道,形而下谓之器。”这就是上下而

求索。继而“文化”就是“以文化人”,以“天道”教化“人道”,以天理教化人类。“文明”就是“以文明道”,让天道之理像日月之光那样照亮人类的发展方向。

读书,能以天地为师,在岁月轮回中觉悟生命的价值与使命。

两千七百多年前的老子《道德经》就说过,无是万有的总源头。老子的道家思想认为,人最初的样子是一阴阳未判、混沌不清的祖气。此祖气通过阳升阴降的玄妙运动,最终变化成人。万物增熵,物质向无序发展。生命是与万物的熵增是相对的,物质向无序发展,人类要为有秩序而努力。宇宙创造生命就是要命阻止宇宙的死亡。在《道德经》中,道生之,德畜之,指的是道生成万物,德则养育万物。万物增熵,生命增熵,生命进化是有着它更大使命的。

《庄子》有言:“书籍是载道的工具。”

读书,能健脾强志,能通神和滋养生命之神。人的魂、魄、户、神、志、室、意舍对应五脏。兴趣为信,信在五行为土,土对应脾。读一本好书,大有益脾。志是聚能之力,违志伤肾、伤骨,骨为髓养,肾、髓为水,肾直关乎命。因此,读书强志健身长命。因为,古人早就知道“人体小宇宙、宇宙大人身”这种最基础的逻辑,知道宇宙的运行和人体的运行逻辑是同一个程序。

中华文明五千年的文明一书一字里面都有神。麻纸,毛笔,矿墨是必须的,这叫通天,叫药。谷是神送人的第一件礼,麻是神送给人的第二件礼,都是神物,谷让人知仁义;麻让人知礼智,信便来于诚心;同样是生命,麻谷牺牲自己,保佑他人。

读书,能培德养性。歌德曾经说过:“读一本好书,就像和一位品德高尚的人谈话。”道生万物,德育万物,德是道的实行者,德与道是一对孪生子,德不配位必有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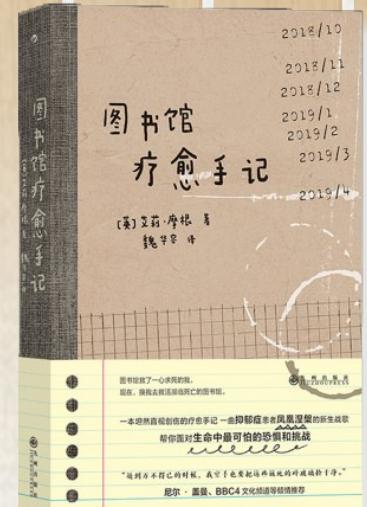
“读书,能养气,乃为善读书。”(清汪莹《示儿》)。气由天地而来,气在命中。“气”字上面表示天,下面表示地,中间表示人,读书孕气,人为建设宇宙而生。

读书,能净化和提升人的灵魂,灵魂可改变基因。因为,人和地球生命是碳基生物。

读书,能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欧阳修说:“立身以立学为先,立学以读书为本。”袖里乾坤大,壶中日月长,修学就是修身。一个真正读书且能练出内在东西的,其道德修养也是如此影随形地跟从的。

人的意识的存在和作用已被现代科学量子力学、量子纠缠和双缝实验所证实,老子的无中生有的宇宙观与现代的量子理论的实践开辟了人类发展的无限可能。意识可以改变物质,改变世界,掌控时空,重建宇宙。我们通过读书和实践,要肩负起天地赋予人类生命的伟大使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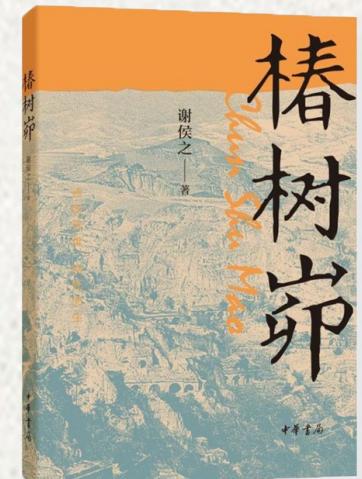
## 好书推荐



《图书馆疗愈手记》

艾莉·摩根 著

推荐理由:在快对生活失去信心和热情的时候,图书馆员的角色和责任让艾莉重新找到了生活的意义,并恢复了精神崩溃之前的创造力和活力;她所服务的民众中有学习障碍的女孩儿、让书上沾有婴儿粪便的单身母亲、来图书馆打印遗嘱的癌症患者,还有一些逃课、有暴力倾向的“不良少年”。



《椿树峁》

谢侯之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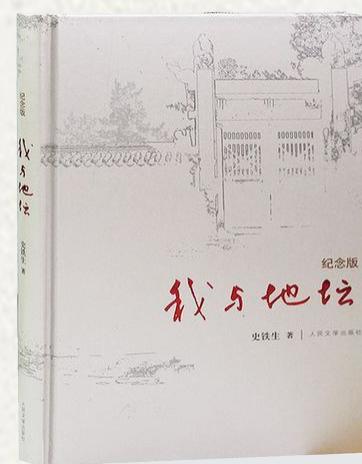
推荐理由:该书讲述了五十多年前一群中学毕业生来到黄土高原的椿树峁插队落户的故事,以娓娓道来的细腻笔触,真实再现了陕北农村的风土人情与知识青年的心路历程,也渗透了有关生命的深刻思索。作者写景如身临其境,叙人物如闻其声,文心通透,文笔优美。



《新奶奶》

[奥]伊丽莎白·斯泰克纳 文

推荐理由:该书采用了小女孩芬妮的视角和芬妮的口吻,以轻松幽默的笔触描绘了阿尔茨海默病带给奶奶的显著变化,以及芬妮和芬妮的家人从惊讶到接受,最后完全习惯并接纳老人的过程。这里,没有一句提到阿尔茨海默病,只是温暖地讲述这么一个发生了的故事。



《我与地坛》

史铁生 著

推荐理由:唤起我记忆的是史铁生力透纸背的文字,他在最狂妄的年龄忽地残废了双腿,在此书里,他反复说关于死的问题、怎样活的问题。在母亲艰难的命运、坚忍的意志、毫不张扬的爱的影响下,随着光阴流转,他在地坛里选择了在写作中闯出一条精彩的人生路。

## 名家笔谈

马鸿宾,山西省作家协会会员,山西艺术创作研究中心特聘创作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相继出版《羌尽山春》报告文学集和《风生水起》《丁香花开时》《白石风月》等三部长篇小说。



## (第二期)

## 书香大悟

# 读书不过时

□ 冯海砚

当下,像我们这样开设《读书》栏目的主流媒体不在少数。这不是跟时尚、走潮流,而是时代所需、潮流所逼。

网络对传统阅读习惯的影响不是一天两天能讲清楚、扯明白的,但这种影响并不能等同为传统阅读会消失,甚至灭亡,更不能成为不应该再去看书,或者说是谁还会去看书的借口。

还有一种说法是,除了看,更没人愿意去写。这里的写大点说是文学创作,往小处说就是处于喜好和激情,有时候有写一些散文、小说、诗歌的冲动。

我身边以前喜欢文学创作的人都停下来了。他们甚至放弃了自己以前喜欢的作家和这些人的书籍。现在有些人还会选择去看书,大多数时候是一些功利的学习,就是为了掌握临

时性的一些知识。还有时候单纯地为了捕获一些信息,这些信息不需要书,也不需要报纸,可以靠网络和其他电子媒介。

不能说电子产品的阅读就不是阅读,只不过是通过电子产品的阅读没有纸质版阅读的快感和洒脱,久而久之人们就不读书或者读书少

了。原始阅读是非常美好的事,当你拿起一本

书,书是线装白纸,开本宽阔,字大如钱,而且有

有秩序,有题跋,有作者的温情和豪情,这是电子书一时半会儿给不了的。

现在的实体书店能留下来的或者说经营还

算好的,除了一些主营教科类书的书店就是国

营的一些书店。为什么实体书店会少,最客观

的原因除了网络书店充斥,就是看书的和买书

的人可能确实少了。

但这不等于书店会消失。现在看来,书店功能已经向综合方面发展,有书的交易,有咖啡喝,有沙龙,有展览功能,有收藏交流功能等。等。还有一些大的城市已经出现了比较稳定的旧书业,因为传统的读书精神,总还是会留下一点痕迹,旧书店还会发挥出它特殊的作用。

这样以来,读书是永远不会过时的,只是阅读习惯和方式会改变。因为凡与人类的精神活动有关的东西,都会有长久的生命力。实用的功能容易被取代,但精神和审美意义是无法逆转的。

我们的《读书》栏目也应该有这样的坚信与笃定,当然这需要在栏目的每一次探索和实践中印证。

# 《天字号秘密》的精神底色

□ 李娟娟

谈起红色儿童文学,就不得不提到作家张品成。用张品成自己的话说,“我的儿童文学,革命历史题材占了一部分,多年来我几乎写

着同一题材,就是红军故事。”

短篇小说集《天字号秘密》自然也不例外,小说选取12个生活的横截面,从孩子的角度书

写了当年红军集结于都渡河长征的故事。

好的儿童文学作品,必然是老少皆宜的。此话不错,阅读整本《天字号秘密》,我们既为那丰富的想象力所征服,又为那字里行间充盈的爱的精神底色所触动。他的红色叙事,英雄情结、少年成长等的独特探索,几乎贯穿贯通了整本书的各个角落。善意、大爱、悲悯和希望自然而然地浸润着那些细伢们和红军战士,如盐化水,润物无声,也同样征服着吸引着他的每一个读者。

爱的信念是整个小说集故事的内核,民爱军,军爱民,军民一家亲。关于民爱军,比如,《那年的离别》故事中11岁的少年钱宽生受红军首长委托护送17岁的全秀和一个婴儿到一个叫西布烟的偏远山村,好多年后宽生才知道,长征前首长的安排,精心而周全。那些伤兵还有未成年的红军眷属的孩子,带不走,只能忍痛割爱

全部的努力,点燃熠熠生辉的人性之光,将整个身心投入到解放战争的伟大事业中,这是不断升华的人格和理想,成为他们自己生命中的一个闪光点。

除此之外,作为一个生活在南方一直书写红色儿童文学的作家,关注南方地域特征及其人文文化一直是张品成写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天字号秘密》努力从更广泛的层面来刻画地域及其文化的特性,那些“九佬十八匠”、那些技艺非凡的“细伢们”……在不知不觉坚持现实主义精神创作的基础上已然对当下现实产生了积极的文化传承影响。

儿童文学作为一种“最前端”的文学,相对于成人文学更难写,首先得有一颗童心,还要有驾驭浅语写作的能力。张品成对于儿童文学的创作确实有自己源于实践的一套感悟和见解。他说,“我关注我感兴趣的题材,是因为我的童年和少年生活在那群人当年生活过的地方。浸润于同一种民俗,体验了相同的生活,欣赏了同一样风景的写作。”感谢作家张品成,感谢他创作的这些红色经典,为传承民族精神搭建重要的桥梁,让更多的孩子们在触摸一段艰辛历史的脉络中重温经典、感受非凡。

## 书中探道



儿童文学作为一种“最前端”的文学,相对于成人文学更难写,首先得有一颗童心,还要有驾驭浅语写作的能力。